

# 李锐日记

袁英光 童浩整理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 李星沅日记

上册

袁英光 童 浩 整理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李 星 沔 日 记

（1848—1881）

（共二卷）

袁英光 童 浩 整理

通 讯 版 书 中

（李 星 沢 人 版 本）

中 华 书 局

印 刷 术

中 华 书 局

印 刷 术

101-2\0-26500-101-1-14621

责任编辑：吴杰

鹿善吉 童英光著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李星沅日記**

Li Xing Yuan Ri Ji

(全二册)

袁英光 童浩整理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25<sup>5</sup>/<sub>8</sub>印张·574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900册

统一书号：11018·1401 定价：4.95元

---

ISBN 7—101—00239—0/k·104

##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刊行缘起

编辑出版《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是为给有关学术界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日记是人们对自己的活动、交游、见闻、学习心得以至思想感情的记录。一般来说，日记所记多为作者的亲身经历，且又是当时的记录，因而它的内容也就比较具体、真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日记中的资料，有的为一般史籍所不载，有的可与史籍的记载相互印证，有的还可订正史籍中的讹误。中国近代的许多重要官员、学者、文人都记有内容十分丰富的日记，例如著名的《赵烈文日记》、《翁同龢日记》、《越缦堂日记》、《湘绮楼日记》等，都是被研究者经常利用的重要史料。

近代人物的日记究竟有多少种，目前还没有详细的统计，但数量肯定是十分可观的。全国许多图书馆、博物馆和研究单位，都藏有近代人物的日记；一些私人收藏家和近代著名人物的后裔，也保存着为数不少的日记。这些日记，大部分都是未刊稿本，发掘、整理这批史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除刊印一些著名的日记外，尤其重视确有史料价值的稿本或抄本。整理方法和出版形式，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求一律。有的可以作简要的注释，有的可加目录和索引；比较完整的日记可以单独成书，有些零散、片断的日记则可合为一册。

编好这部丛书，一定会有不少困难，但我们相信，只要得到各图书馆、博物馆、学术界、教育界和各方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它

是可以逐步充实、完善起来的。

## 结语与附录《牛从印自序人外武图中》

得耕界朱学英诗卷成集，《牛从印自序人外武图中》指出辞辞  
。辞黄辞董辞赤逃一  
意恐思至边督山区举，前见，相交，故吾辞占自怀归人是51日  
种兰墨又且，很轻便乘辞寄书改卷51日，却来题一。采51日辞  
。辞白辞史辞高辞首具，求真，辞其辞且如山容内辞白饭因，东原辞  
豆用葵51日辞史已豆幼辞，此不演辞少措一谈辞青，辞囊51日  
举，员官要重逢有辞为五同中。吴辞中辞史五豆下辞青体，正印  
，《丘日文照昌》辞洛辞成词，51日辞富牛农十容内辞五辞人文，辞  
癸辞宾相辞是辞，举《丘日辞春辞》，《丘日堂辞通》，《丘日德同念》  
。辞史要重辞且辞常  
通且，且我辞且辞青辞五辞且，将心辞青淡交51日辞人升且  
施晚，且单辞和辞青辞朝，雷叶圆冬辞国全，苗庚何农十县辞青量  
梁山，辞言辞壁人各者升且辞家辞却入辞些一，51日辞人升且辞青  
耻差，辞矣，本辞肝朱张辞台略大，丘日些宏，51日辞心不辞仄音者  
。浙江辞文辞青辞孤一品，辞史辞亥  
重其余，恨51日辞辞善些一印辞策，作从51日辞人升且辞中，  
且辞铜突从，为逐辞出麻辞衣里壁，本辞须本辞始首辞史辞而辞  
，伐辞麻录且辞下辞音，署毛辞更辞利且辞音。辞一辞不，莫出  
一谈合且圆且且辞中，如蒙些音，年知辞单以且且且辞宣辞出  
。但  
各辞青更且，辞叶且辞且，非困心不辞会宝一，作从唱家辞歌  
音，顺辞中辞文农大朝士人农各辞农音好，恨朱坐，前辞射，前叶固

## 前 言

历史人物的日记，对研究历史往往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因为日记的作者，大多是学者或政治上的一些显要人物，他们的社会关系较多，人事交往较广，处理的事务也各有各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重点和特色，各自根据其亲身经历，或本诸所见所闻，逐日记录下来，其内容或在土地、生产以及财政赋税等社会经济方面，或在政治制度、吏治、政治斗争内幕消息方面，或在对内对外军事战争方面，或在学术文化思想方面，或在某些地区和民族的风土、文物、宗教方面，或在地方掌故方面作了具体的记载。并且由于作者是作为日记记载的，故论及当时的时事和人物顾忌隐讳较少；由于是作者亲身的经历，较据传闻而记录的资料真实性要高，有些可改正一般历史记载中所出现的讹误。尤其是日记是按照年月日记载亲身的经历和见闻，所记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在通常情况下，其可靠性在一般史料之上。

李星沅(1797—1851)，字石梧，湖南湘阴人。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1835年，督广东学政，旋任陕西汉中知府，历河南粮道，陕西、四川、江苏按察使。迁江西布政使，随即调任江苏布政使。后升任陕西巡抚，署陕甘总督，调江苏巡抚。1846年升任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寻调两江总督。其任江苏藩臬时，正值鸦片战争之际，于吴淞、江宁两战役均亲身经历，《南京条约》签订时也耳闻目睹许多事实，并逐日写有日记记其情况，于当时妥协投降派的丑恶行径、侵略者的暴行和气焰、清军将

领贪生怕死和官吏的昏庸腐朽的记载，多有当时官书及一般史籍所未载者。至于清代地方政治制度之实况，吏治腐败之情况，亦可于其日常行事中，尤其是日记所载之具体事实中，发见若干不易得之资料。由于李氏历官江南各省，熟悉盐、漕、河诸利弊，又官河南、陕西、云南、贵州等省，和清中央政府官僚联系也多，他的接触面很广，处理的事务也颇多，故李星沅日记所载内容十分丰富。尤为可贵的是，李氏是一位“循吏”，论及当时时事和人物，能比较朴实直的记载和评论，使我们对当时社会经济和上层统治集团中的矛盾错综复杂情况从其得到较深刻的了解。

现存的李星沅日记，是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开始，止于二十九年（1849年）。觉园老人借阅李氏日记原稿时，摘抄一过，据云行款大致依原稿，其不可辨者则阙疑，分成二十册，约七十万字，手抄本今藏上海图书馆。本日记即据手抄本进行校点。从所属时间和分量看，是李氏日记中的主要部分。日记对鸦片战争、道光时期的内政外交、朝野风气、社会状况，特别是地方制度和吏治的情况，统治集团中人物颟顸的情况，均有具体的记载和较深刻的论述，资料相当丰富，可供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者和学习者的参考。

由于李星沅是清朝的“封疆大吏”，他的日记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和观点，这是不言而喻的。

李星沅日记原抄本分若干卷，但看不出卷与卷之间在内容和时间上有什么直接联系，可能是日记原稿或抄者以原件装订一册称一卷。因此，我们在整理和校点时取消了原卷次，而以一年为一部分，每年开头另面排，以清眉目。我们在点校过程中，每日均补填公元月日，以便读者阅读、对照，并与《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体例相一致。凡订正原稿错字，订正之字置于〔 〕内，置于错字之后。增补脱字，置于〔 〕内。衍字置于〔 〕内。难以确定的，用〔?〕

表示。原稿模糊难辨之字,用□表示。原稿有若干处缺日或重日的情况,我们在整理时一仍其旧,以存原貌。

在本书整理工作过程中曾得到吴泽、顾廷龙、方行等先生的大力帮助和上海图书馆古籍部、中华书局的热情支持,一并在此表示深切感谢。

整理者 一九八五年五月

## 原序

湘阴李星沅氏，在清道光末叶中以翰林外简府道，历任陕、川、苏、云贵、两江等省藩臬督抚。其任江苏藩臬时，正值鸦片战争之役，于吴淞、江宁战役均所身历。计十年中，逐日均有日记，于当时汉奸之狰狞、帝国主义之强横、将领官吏之昏庸，描绘如生，多有官书中所未载者。至于清代地方政治制度之实况，亦可于其日常行事中，发见若干不易得之资料，较湘乡曾氏、常熟翁氏所记加详，而尤质直无所讳，诚治近世史者所不可不视为瑰宝也。兹于假阅之余摘抄一过，行款均大致依原稿，其不可辨者阙疑焉。起庚子正月，迄戊申离两江任为止。分成廿册，大凡七十万言云。

觉园老人记

# 目 录

## 上 册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刊行缘起

前言

原序 .....	1
道光二十年（1840年）.....	1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	151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343

## 下 册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467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	544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	589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	641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	690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	730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	772

四面皆水，水甚清澈。游文圃，憩晴翠。（日）良子日二时  
行于西山，小憩求索斋，游主者同嘉山，见挺脊参天，大木挺出者  
数株，粗大，根盘而心直，其前田界碧草，安贤署泉书刻。立商议  
所，香茶谷，堂空，不食，坐小，至则

星沅今年四十有四矣。力小任重，触境冰渊，常惧不称所  
司。又负气多言，非疏即躁，不加儆惕，岁月徒增，良可愧已。  
以庚子元旦始定日记自考，附载闻见，以资省览云。道光二十  
年正月朔。

**正月初一日（1840年2月3日）** 寅初二刻兴彩服向南四拜，祝  
阿母康福。即更朝衣冠，恭诣万寿行宫，随班行礼。仍更彩服，  
恭诣文庙，随班行礼毕，抚院、城守尉、藩司开归道于东厅团拜。牛  
镜唐中丞鉴，甘肃人，甲戌翰林由科道，行大。鄂云浦方伯顺安，满洲人，由刑部，行三。  
成兰生廉访世瑄，贵州人，由丁丑翰林得提调，行大。张心阶河道坦，江南人，由捐职久  
任河工，行五。城守尉维禄，行二。即分诣东岳庙、火神庙行香。旋集院署  
官厅，府州县以次团拜。均对拜，惟杂职行礼亦对拜，似不符体制。  
然亦谦之逼也。院纪持柬，谢不见。遂同拜大梁书院钱山长，仪吉，  
号心壘，嘉庆戊辰庶常前辈，以侍御改官馆此。未晤。晤学使钱辰田前辈，  
福昌，时官内阁侍读学士，道光己丑探花。茶叙片时，仍同拜前湖北巡抚周稚圭  
前辈，之琦，甲子年丈。以制谢不见。午初回署，诣厨神及仙楼拈香。  
幕中诸友相贺，始至上房早饭。饭后，桌幕吴仰峰启泰过谈，知首府  
已获赌犯吴少云，小惩大诫，奏案可结，闻官场颇有与交者，刘芾林  
荫棠、何棣士联萼、章节文皆耆见者，河厅施照亦有声，候补州罗景都有同好，闻案首县  
亦不安。取友不慎，比匪终伤。至以六博为雅游，尤为风气之劣，非  
严究不为功矣。酉刻，延薇堂父子及雨楼、定翁、云岩小饮。戌  
初睡。

**初二日（2月4日）** 辰初起。阅文移。有总运永丞详请四次出运无欠，应给咨引见，由藩司咨请主稿，查系先期办理须于节府商之。旋往臬署贺岁，遇钱辰田前辈、张心阶河道，方伯、城守亦踵至，小坐，食不托，辰田先行，司道城守同行，以次登堂，各备杏酪果茶，快谈数刻。至河道春宴，从旧例也。席间约藩、臬、河道、城守四君子于初五日下院过我一饭。藩臬两太母皆迎养在署，遂入拜。成母丰厚福相，鄂母八十二，尤神明矍铄，如四五十岁人。因念阿母必就养献岁，戏彩其乐，何似回望亲舍，倍切依依。见京察单，知辛阶、干园、桐轩、运生四同年及唐育庵农部均得上考。闻陈伟翁天空以漏言暂行解任，扪舌之戒，可勿凛然。春浦、树斋两夫子奉使入闽，意海口烟禁方亟，粤既专办，闽不可不合作也。酉刻归，剪烛恭阅宪庙硃批陈时夏谕旨半本。时夏有母在滇，恩赐人参、白金，饬督以专员护送之任。大孝锡类，振古所希。惜时夏勇陈尚未足报称耳。戌正睡。

**初三日（2月5日）** 辰起。阅文启。定翁过话，偶及土富外遇事，虽未确，然不能不防范。且见知人之难，人固难以貌取也。饭后雨楼、云厓亦过话，展玩案头《琅邪碑》、《半截碑》、《云麾将军碑》，共绎唐人笔妙，往复不忍释手。余二鄣口来拜，谈及吴少云聚赌抽头，不三月得威仪，可骇可恨。颜生培文亦进见，知于二三月将挈眷之南阳。读《汤文正集》，其论赣南情形云：“盗匪出此入彼，地势使然。惟当于盗贼未聚之先，因险而预备；不当于盗贼已形之后，择险而出寄。”又云：“兵合则强，兵分则弱，兵与将离则放恣易起，兵与民离则骚扰易生。”皆切实见到语。阅邸报，知裕余山中丞述职摺子，奉硃批著于道光廿一年春间来京，仰见圣心专任，亦窃幸吾楚留恂也。闻伊中堂里布，号莘农，嘉庆辛酉进士。由滇督调两江，深为彼都庆得人。其静密清正，实当时大府之冠。尝以“大事不

惊，小事不忽，不动火”十一字，与同官相劝勉，明体达用，即此可见一斑。因忆蒋中堂攸结，号砾堂，乾隆甲辰翰林。尝云：“好名毋甚，求治毋急。爱民而不长其刁，察吏而能恤其隐。”数语均仕途座右铭。修发匠屡唤不至，逐之。晚饭后过定丈、雨楼、云厓剧谈，俯仰今昔，夜深忘倦。复出家醡饮半醉。亥正睡。

**初四日(2月6日)** 辰正起。至院贺春，中丞示盘库循例，定期悬牌，即于是日公讌。方伯谈闽中械斗，一如粤之惠、潮，且扛夫割箱，专窃大吏银物，风气甚可恶。州县缺太苦，至以勘案，封民房，任书吏，沿门需索，恬不为怪。惟淡水同知王研□山东人。竟携家资办公，下乡住破庙，力纠封民房之弊，并酌赏吏役饭钱，百姓感激图报。钱粮则年清年款，缉捕则争先擒送，去之日数千人报留呈请缓行。盖俗尚剽悍，而天性劲直，非狡滑者流，故有德知感，但恨地方官无以感之耳。午正拜客回署。同乡文岳英来，府厅以下均贺春。同乡王梦梅鹏万赠蜡梅二盆，甚佳。护河北道龚司马庆祥来，行三，江苏人，下北河同知。谈片刻，精敏能事，固老于河工者。其尊人曾任运河道。院幕周少伯曾、蒋芸坡登瀛来。专差自京回，得尧舅去腊十九日书，知于十八日补缺，可喜；并芝鹤、定愚诸师友、仓场坐粮厅书，星斋学正卷、缀庭悼亡诗，宗涤楼、陈子容、张湘舟、柳范吾、梁门人巍各函；何婿寄酸枣糕。酉刻摺差回，得尧舅去腊廿七日书并辛阶、月乔、云心、兰畦、戴师母书，吟筠书寄《浙江题名录》。方伯雄丁外艰，有讣。汪啸庵候函应复。一女书寄馈岁四品，书至而物尚未到。辛阶复书言：梦缘与漕孺诗梦遥遥相印，亦一奇也。属致各书即饬发。晚间诸友小饮，陈春乞假去。子初睡。

**初五日(2月7日)** 院止。辰正起。陈留童令泰时见，其宿累颇重，新累又增，解项甫及四分，不可于东垣，亦积习使然也。钱辰田前辈来辞，将按试彰郡。谈及孔翁出枢庭，度亦漏言之咎。伟翁

则竟成布衣。闻庆玉一案甚缪辑，而发难者亦在疑中，可畏也。朱桐轩得湖北提学遗席，或即辛阶。午初，藩、臬、河道、城守至署小集，作半日谈，复同登彝山及箭亭风洞，始散去。因论行馆酒饭多为左右所误，即令该处差丁伺应，使□中无所隔，行时官在后，不至公廨铺垫有遗失也。酉初往送学使及同乡文晓岩。灯下读宪庙殊谕。旋得钱心壘前辈《生春诗》廿首，体仿元、白，随事寓情，极老洁可诵，拟暇时和之二三。儿不向学，严切训戒，聊尽父兄之心，成败殊不可知耳。亥正睡。

**初六日（2月8日）** 辰正起。开军厅朱、炜，少庐。光州周、起滨，行三。郑州王宪来，谈及祥符累重，即幕友乾俸，岁须万余金，非上司情面，即上司之幕之情面，相忍为国，由来已久。现奉中丞札饬大加删减，该县裨益不小。河帅栗朴园毓美有书致中丞，商定祥河同知以左廷宾举人，大挑借补河内县丞。升补，祥符无复望矣。周光州自京回，携到惠同年讦。双圃舅书来，以陈氏宅相激起省人，不在此而在彼，期望甚厚。有书七册属分送，尚未寄到。杜筠巢书询知京中公论，亦推中丞廉正，举劾皆宜。石侍御景芬即光州癸未同年，老实人也。已正出宋门公送辰田学使。中丞询及轻赍银，即以解交户部对。实则解交仓场，再赴户部掣批回，记忆不确，矢口率尔，此不慎言之过。中丞改公请为团拜，省城实缺如首府、三厅、首县皆与坐，定于初九日举行。学使至官厅小坐，揖别各回署。送雨楼元卷费廿金、程仪十六金，文晓岩程卅金。灯下得和《生春诗》十四首。酉正，彝山书院史山长致昌来，现任福宁太守致蕃之弟，大梁山长心壘前辈之婿，行二，字叔平。人明敏，向与陈鹭宾伯仲有旧，知予颇详。谈数刻始去。亥初睡。

**初七日（2月9日）** 辰正起。天大风微雪。和《生春诗》成。杨和圃积煦来，谈及楚旺赌局，乐户多在粮店后，路曲而通，不可踪

迹。武小原卫以此规赵倚楼敦峻，几至割席。小原陕西岐山人，固伉直无轶行者，亦能画。和圃言：外间论予者不过杂职幕友，以为太拘谨，太省俭，州县尚无间言，以彼此无求无与也。光州周三兄来询罗山票盐，已会议详覆。该县地名河口寨，向系票商运道，一由西至县城四十里，一由南至县城百数十里不等。熊令以南运近楚北，率多贩私护私，请改由西行走，意非不善，但迤南一带豫民食盐，恐抬价，且为设子店，亦恐胥役为奸，是以议请院饬南汝光道，再行体察情形核办。治盐无善策，若汝光票盐价贱，楚北纲盐价贵，偷漏侵灌，诚不能免，惟在地方官随时堵截，就案惩创。逋翁奏明交界三十里不准开设盐店，亦非本源之道也。酉刻，为雨楼饯别，并托寄伯源小菜，致尧舅、子贞、辛阶书及惠同年林、方门生俊两奠分。薇堂父子亦过饮。亥初睡。

**初八日（2月10日）** 辰正起。院止。送雨楼启行。中丞过话，以双圃舅氏明敏爽直，能任人所不能任，能言人所不敢言，尝与裕鲁珊中丞同深愧服。闻使办海口，竟如所慨。又周敬修制军咨称：豫省罗山县属有盐店应撤，亦不知在交界里数，俟奉院文日须委员确查。陕西蓝田县胡令元牍见，知苏溪去年履粮储任，为迟十日，少收四草。署任豫星阶竟与仓书，谋及先期办法，亦精于牟利矣。马桂山改调白水，缺尚可。申初，至院谢步，未入见，官厅小坐，即下请盘库账单。旋同方伯至书院，拜晤心壺山长，谈片刻，拜客回署。稚丈亦未遇。灯下恭阅硃批谕旨。得内黄令陆芷江前辈书，知永丞病已愈，可无虑。亥初睡。

**初九日（2月11日）** 辰初起。见客。漕帅批回各邦行走次第，已照详咨明，并饬查案请奏。巳初，诣公寓团拜，谈讌竟日。署开封王松石行大。掌丝、首县邹殿廷、松友，行九。候补府秦伯度苓溪及开军厅朱炜、下南河厅高步月、理事厅印德本皆入坐。夜观龙灯，甚

工致，即此见敦朴之俗亦尚繁华，且征逐成风，日胜一日，诚如中丞所云：“止撙节二字不足以救时弊，必用吝啬之吝、简陋之陋，或可徐为挽回耳。”监院梁金镛不协中丞意，其人颇能干，不似龌龊者流，岂为告者过耶？抑知人不易，有才者不必有守耶？予正散归就睡。

**初十日（2月12日）** 院止。辰初起。写《生春诗》未就，四川门人杨树之来，留早饭，赠程十二金。杨生莲溪人，年少能文，祖父母、父母皆无恙，家运不可及也。询及甲子公车不过十数人，贫士远行，固非易事，闻重庆守汪丽泉日宣前辈化去，清秘旧侣，相得甚欢。前奉使蜀中，尚贻书致赆乃止，于此为之恻然。上南施丞熙来辞入京，因致声宗七涤楼。饭后出署拜客。回，卫辉府耿逊轩省修，行大，江南人。来见，询所属浚县高翫，人老干，滑县秦敦源，人诚实。延津李璿，亦勤慎，要体面，但在任四年，缺苦差繁，亟望调剂。封邱庆德，殊不甚了了。汲县马筮乾，微拘谨，非附郭首县才。新乡王希思颇有累，所论均公允。逊轩固中州好知府也。署内黄都司、海守备金亦来见，询知漕船尚安静。总运来稟，亦云见临漳令赖福邦颇明练。考城刘湘，亦能耐苦缺。似不及阳武许赓謨、尉氏余天宅、中牟谷怀濬、荣泽蔡鸿翥，似以中牟为能。钱心壻前辈续寄《生春诗》十首，属和。车州判酉四川副榜赠所著时文一帙，此君有画名，文亦矫健。读硃谕半本。亥初睡。复和心老诗。

**十一日（2月13日）** 辰初起。兰仪厅张承恩、柘城县王濬生、通许县崔泰见。张老子河工，人甚稳练。崔故己丑庶常，去冬以拿获首犯加知州衔，程楞香庭桂，刑部员外郎，军机章京。亲家也。王亦明晰，松石太守至，知镇平，可望领袖，才固有余，德恐不足，殊为前事者虑。郑州荣泽皆以柳园口常不开渡，河北差改道，颇增里下车马之累，祥符宜着力，其渡船太少，亦宜捐办。西平方恺见，有稚

气，言不肆而目动，闻已补三年，尚未题请实授也。家省城，藉岳州临湘县，癸酉选拔名基若之子，行二，捐班。和《生春诗》三十首，书成，寄心老。赠文晓岩以《联吟》、《闺秀》二集。答内黄书。灯下读硃谕，至尹文端继善摺子，平正有体，不趋风气，惜所刻不多耳。亥初睡。

**十二日（2月14日）** 辰初起。送两儿入学堂，从云崖受读。作致尧舅书及潘星斋、缓庭伯仲书。附寄遗集一本，由摺弁携去。十五日始发。午间，于八兄学礼来，询及吴少云赌伙，尚有卸代理偃师之丁雀龄，欠吴一千有奇，吴坚不吐出，特留若辈为赆。候补州罗景鄂亦有同调。前嵩县刘彬江西人。以修庙勒派至万余金，嗣以抚军巡阅又派，已收至两千余，为河南守叶申芗所阻止于撤任前。卢氏文焯在任尤謬，掌责生员至一千二百，诚闻所未闻。近在省候缺，去年除夕东岳庙僧犹以强借不还，在祥符呈控。西平方恺年少亦有烟霞癖。嗜酒，不更事，外间颇有浮言。南阳守殷秉镛东桥，天津人。老而猾，然较之方守观国犹为近情。惟幕客秦友松颇揽权，有廿金批准、五十金批提、百金批专差守提之说，其不安分可知。曾涤生庶常国藩过谈，询知余翁常病，菽翁可人，湘乡令严丽生学淦，长于诗文，而短于吏治。岳州教授成同年晤涤生，尚以前年赠项殷殷致问不已也。严同年良训之子来商借路费，未允。延津令李涛见，尚明白耐苦。候补令袁继长见，现分府卫辉即光山案以访闻债事者。申正修发。亥初睡。

**十三日（2月15日）** 辰起。得汝宁费太守庚吉耕亭，江苏会元，由礼部转御史外用。书，言罗山盐事甚悉，即携呈中丞留阅。耕亭留心地方，孜孜教养，是能以经术饰吏治者。其属区信阳拔熙，由四川巴县升。亦深为中丞许可。午初，饮臬署。会河陕道蒋镜秋晋省，先遣人持帖迎，旋入坐相见。申初散。复同兰生前辈，过周稚圭年丈，拜